

# 《狼图腾》16年后,姜戎出新作《天鹅图腾》 一部“爱与美”的草原童话

■本报见习记者 任芳言

还记得《狼图腾》吗?这本被称为“狼的赞歌”的小说自2004年出版后风靡一时,在文学畅销书排行中霸榜多年,“狼性”“血性”“团队协作”等概念为人们所津津乐道。

十余年后,作者姜戎扭转方向,将笔墨放到了另一种有灵性的动物——天鹅上。

“如果说《狼图腾》是A面,那《天鹅图腾》就是B面。”2020年10月《天鹅图腾》问世,在之后举办的新书首发式上,央视主持人白岩松这样概括两本书的不同。

与《狼图腾》的硬朗、偏重男性化不同,《天鹅图腾》更为感性。书中有能与人无障碍沟通的天鹅,在马鞍上高歌的绿眼睛姑娘,有令人心碎的爱情挽歌……当草原入冬,为了扛过大雪灾(白灾),这里的人们又开启了一段创业故事。

## 草原歌声与天鹅意象

歌唱家腾格尔曾评价《狼图腾》让他读出深沉、豪放、忧郁而绵长的蒙古长调,而《天鹅图腾》的女主人公萨日娜也是一位唱作俱佳的草原歌手。

在书中,歌是传递情感的重要载体。萨日娜将自己与天鹅的相处、与死去恋人巴图的回忆都写进了歌里,正是这些故事与歌声打动了书中的男主人公巴格纳,他就此展开了一段守护心上人的佳话。

究竟是怎样的歌声能如此动人?虽然书本无法直接传递声音,但如果你能感受到腾格尔歌声中如潮水般的悲伤与苍凉,那么读完萨日娜的歌词,你也能感受到那份浓烈而饱满的柔情与痛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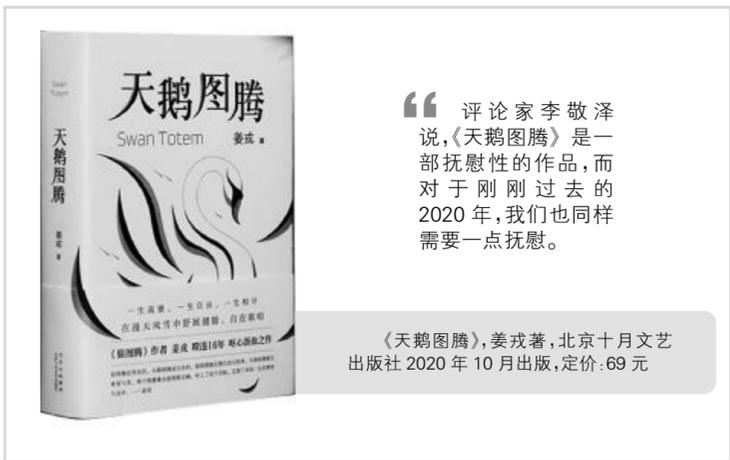
“草原上有一只孤影般的天鹅,常年在凄凉湖面对影独舞哀歌。

独舞里始终是双双绕颈的诉说,哀歌中永远是漂动的泪波。

日夜思念救她的情郎亡夫,是他将那饥狐拖入水中一同沉没。

她的心如冰河开江般爆裂,风雪过后才似梦鹤般恍惚婀娜……”

除了从不同人物口中唱出的歌外,在书中,天鹅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意象。在萨满教中,天鹅是一种神鸟,这种能飞越喜马拉雅的鸟颇受萨日娜父亲的敬拜,也正因此,萨日娜自小受到熏陶,与草原上的一群群天鹅朝夕相处,结下了深厚情谊。



《天鹅图腾》,姜戎著,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0年10月出版,定价:69元

“评论家李敬泽说,《天鹅图腾》是一部抚慰性的作品,而对于刚刚过去的2020年,我们也同样需要一点抚慰。”

新书中,作者不遗余力地架构出一部草原童话,书中人物的情感可以用纯粹、理想化来形容,而那些关于天堂般画面的描写,似乎在现实生活中已难寻觅。

“当草原变成沙地时,还能生长出草原民歌吗?”在新书的后记中,姜戎坦言,曾经如天堂般美丽的内蒙古大草原,也许只能活在诗歌和小说里了。

即便在过去,书中描写的天鹅成群的景象也很罕见。“没人写天鹅、天鹅湖,以及人和天鹅之间感情的纠缠不休。”安波舜表示,尤其随着环境改变,今天人们若再感受到那种置身于天堂般的景象,只能到书中找答案。

实际上,安波舜透露,姜戎在《狼图腾》出版后就一直说要写另外一本书。“我们一直想知道那本书是什么,是不是《狼图腾2》。他一直不说。”直到几年前安波舜与姜戎一家到新疆旅游,新书的内容才初现端倪。

在当地,姜戎找到一位绿色眼睛的老太太,认真地拿起手机拍照。他对安波舜说:“你看老太太的眼睛,绿色的。当年我下乡的时候,农场就有女孩是绿眼睛。”

《天鹅图腾》中,女主人公萨日娜的眼睛恰恰就是绿色。“我到现在也想象不出来,看她的眼睛是什么样,绿眼睛会放什么样的

光?会让人着什么样的魔?”安波舜说,这样的向往在书中比比皆是。

## 在理想化世界告别冲突

对《天鹅图腾》,不止一位读者用“理想化”来形容姜戎用文字创造出的世界。有人说,书中的故事主线可以用“草原创业指南”来形容。但新东方教育集团创始人俞敏洪表示,书中和谐相处的情景不可能在现实中看到,“在《天鹅图腾》里,你很少看到真正的冲突,仿佛是作者在寻找自己人生的归宿,是爱与美好的存在”。

小说中,男主人公巴格纳是一位受雇于商号,穿梭于蒙古商道间的翻译,为了帮心上人萨日娜还债,他主动成为乌拉盖河边客栈的掌柜。为了与部落、与伙伴一同应对百年难遇的大白灾,巴格纳作了许多尝试:打草建棚、号召大家一同摘蘑菇,把炸鱼和洗澡变成吸引客人的王牌项目……

“整个创业过程太一帆风顺”,俞敏洪认为,虽然书中的描写太多非常理想化,但作者非常精准地把握了将生意做成成功的要诀。比如创业是一种社会资源和社会关系的集合,巴格纳找到了最能支持他的人。再比如创业是一种伙伴关系,需要信息和信誉的传递,巴格纳的例子说明,若你能得到周围人的信任,那么做生意的障碍就扫除了大半……

而巴格纳做的这一切,都是为了心上人萨日娜,这种爱成为巴格纳向前的最大动力。当萨日娜因爱人的离世而心碎时,正是巴格纳的爱渐渐融化了她心中的冰霜。

不只是男主人公的创业经历,书中的爱情也得到了“理想化”的评价。“这是现实生活中看不到的爱情,为了爱可以去死,两姐妹都爱同一个男人……那种豁达很难描述。”央视主持人李潘有感于书中这种至纯至美的爱情,她在首发式上表示,《天鹅图腾》中的爱情放在当下来看也是“理想化”的,但更是一种对人心的抚慰。

评论家李敬泽也表示,《天鹅图腾》的确是一部抚慰性的作品,作者架构出了一个乌托邦。“在这里,人可以如此不具备侵略性,除了来自天地的压力外,人是有可能在这里、在天鹅的王国里安居的。”

借用李敬泽的点评来总结:也许,对刚刚过去的2020年,我们也同样需要一点抚慰。

## 荐书



《论康德》,梁文栋译,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11月出版,定价:78元

法国哲学家亚历山大·科耶夫(1902—1968),于1933至1939年在巴黎高等实践学院开设关于黑格尔的课程,最终奠定了其在法国乃至世界学术界的地位。他被认为是法国推动黑格尔主义复兴的关键性人物,诸多当代法国哲学史也以其为开端。

科耶夫曾经提出,在柏拉图、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之间只有一位伟大的哲学家,那就是康德。当科耶夫准备出版他的研究成果时,却将这部分内容遗忘了,直到他去世后,他的这一相关手稿才被人重新发现。科耶夫理解的康德与他的《理性的异教哲学史》和《黑格尔导读》一起构成了一部完整的西方哲学史。因此,《论康德》的出版对于理解科耶夫的思想脉络以及西方哲学史具有重要意义。



《文心雕龙讲记》,龚鹏程著,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1月出版,定价:88元

本书为著名学者龚鹏程数十年精研《文心雕龙》之作。全书不只有对《文心雕龙》的剖析梳理,更有博通中国文学史,关涉经史、儒道佛、书法等内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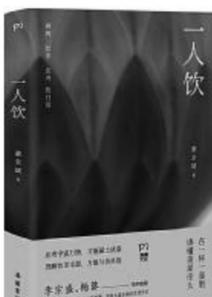
《文心雕龙》被推为文学理论、文学批评之圣典,其研究也被称为“龙学”,但近世对其也存在较多误解。本书以“讲记”的形式,深入浅出的语言,对刘勰的身世,《文心雕龙》的宗旨,刘勰文学观、史学观、文体论、文势论等内容进行了精辟透彻的剖析梳理,辨析纠正了前人对《文心雕龙》的误读之处,厘清了《文心雕龙》及刘勰的历史真相。并将其与《文选》《诗品》进行比较,对当前文学理论研究进行深入反思。全书多具新见,如辨定刘勰身世为没落士族,认为魏晋南北朝是最重礼法的时代,等等。



《童年往事》,爱尔兰·罗迪·道伊尔著,郭国良、彭真丹译,上海译文出版社2020年12月出版,定价:89元

罗迪·道伊尔是爱尔兰当代最杰出的作家之一,被誉为爱尔兰的“桂冠小说家”“伟大的喜剧作家”。他善于描写都柏林普通人的生活,作品极富爱尔兰风情,被《时代》杂志誉为“充满凯尔特式的黑色幽默”。1993年凭借《童年往事》获布克文学奖。

本书发生的时间是1968年,爱尔兰小镇上,10岁的小男孩帕特里克·克拉克正在经历着成长的阵痛,父母关系的破裂让他不得不提前面对成人世界的残酷无情。小说碎片化的叙事方式犹如主人公天马行空的思绪,而爱尔兰式的幽默则与孩童的天真无邪相映成趣。



《一人饮》,董全斌著,岳麓书社2020年12月出版,定价:108元

本书是纪录片《了不起的匠人》,一条视频等媒体报道的当代知名陶艺家董全斌的造物美学随笔,关于美、器物、创作、风格、生活的深度思考,“器物对我来说就是我的思考,也是我的生活”。

在景德镇7年,董全斌完成了“九十九只杯”“从一片荷叶开始”“坐忘”“变化”“小小的壶”“一人饮”“一人饮茶会”“与接为构”等系列作品或展览。他从饮茶出发,结合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和简洁的当代风格元素,创作出具有多元美感的器物。看似普通日常的器物,背后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。董全斌说创作本书的初衷,并不是给读者带去知识,而是希望引发思考。(喜平)

## 书摘

# 沈公传奇之吉光片羽

■江晓原

◎编者按

1月10日清晨,著名出版人沈昌文于睡梦中辞世,享年90岁。

沈昌文生前曾任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总经理,兼《读书》杂志主编。后发起创办《万象》,退休后仍一直活跃于出版界,甘当“业内临时工”。著有《阁楼人语》《书商的旧梦》《也无风雨也无晴》等。

沈昌文长期执掌的《读书》杂志,形成了既有对学术文化界的前沿思考,又坚持大众化活泼文风的独特风格,被誉为“值得学人骑自行车经过时踩一脚刹车,下来鞠一躬再走的所在”。

我与沈公的交往,若以“神交”言之,已有40年历史,可谓久矣。然而我对沈公的印象,却是零零碎碎拼凑起来的。这些零碎的印象,有的属我亲历,有的得之传闻,有的来自文献记载,有的出于个人解读,拼合起来,或许能够形成沈公一个鲜活的侧面。

## 沈公与扫地僧

我第一次见沈公,是在怎样一个场合已经记不起来了,只记得当时有一些报纸记者,沈公对他们自我介绍说:我是三联下岗职工沈昌文。然后又加了一句:我在三联扫地。那时我的弟子穆蕴秋还在我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。有一天我偶然和她说起记忆中沈公这两句奇特的话,她立刻想到了金庸《天龙八部》第四十三章“王霸雄图,血海深恨,尽归尘土”中的少林寺藏经阁扫地僧,大为叹服道:沈公厉害,他是在以扫地僧自况啊!当然,这是她的个人解读,沈公当时是不是在以扫地僧自况,那只有沈公自己知道。不过,以沈公在出版界江湖的勋业和名声地位,真要扫地僧自况一回,自然也无不可。

其实我和沈公打交道,可以追溯到整整40年前。只是说来奇怪,此番交道当时我自己并不知晓,所以可称之为“神交”。却说那时我还在南京大学文系念本科,但已经成了刚刚创刊的《读书》杂志的粉丝,有一次心血

在出版界,几乎人人都尊称沈昌文一声“沈公”。但声望卓著的沈公留给人们的却是一个“老顽童”的形象。

《八八沈公》一书由沈昌文的旧识、好友、后辈为纪念其88岁寿辰所作,书名意为“扒一扒”沈公鲜为人知的旧事、新事,甚至糗事。在书中,读者不仅可以看到一个天真、机智、幽默、随心所欲的沈公形象,也能窥见中国当代出版史上的一个缩影。

本报特节选书中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江晓原一文(有删减),以作纪念。

来潮,给《读书》编辑部写了一封读者来信,建议他们给自己另外取个英文名,不要叫做“DUSHU”——这个建议直到今天《读书》也没有采纳。但令人惊奇的是,我的这封读者来信,沈公居然一直保存着,而且还在他晚年的书中提到了,并登了信件的照片!这就让我着实受宠若惊了。

## 沈公与“三结义”

沈公是一个热爱工作的人,他在《“海豚书馆”缘起》一文中说:“俞晓群、陆灏和我,在将近二十年前有过一次‘三结义’。……这时我概括过自己的心情:出于爱的不爱和出于不爱的爱。我只能离开我钟爱的原单位,同新结识的朋友们去‘三结义’了。”沿用“桃园三结义”的比喻,沈公最年长,自然是刘玄德了,那关、张二位,偏偏和我都是多年的朋友。特别是俞晓群,每次“南巡”上海,必会招宴,在他的饭局上,有多次是他们“三结义”都在的,于是又得到亲近沈公的机会。

沈公提到的“三结义”成果之一,是1998年创刊的《万象》杂志。我为这本杂志写过多次稿件,这当然是因为我自己喜欢这份杂志,特别是喜欢她的风格。在沈公“三结义”中的陆灏离开《万象》杂志之后,继任者仍然保持了陆灏的风格,直至杂志寿终正寝。我保存着《万象》从创刊直到2013年结束的全套杂志。



《八八沈公》,江晓原编,浙江大学出版社2019年8月出版,定价:89元

沈公负责《读书》杂志多年,曾为她付出过大量心血,那肯定是沈公“爱”的对象。当然《读书》杂志也是我“爱”的对象,不过我之“爱”与沈公之“爱”不可同日而语,我只是保存着《读书》从创刊以来的全套杂志,并且不时为她写稿,略效绵薄而已。

记得那时《读书》杂志正在经历着她历史上文本最不吸引人的阶段——所幸这个阶段早已结束了。沈公当时有名言曰:“我现在不看《读书》了,只看《万象》杂志。”这话大得我心,因为我当时《读书》杂志也看得越来越少了,只是出于怀旧心理、恋旧情怀,对她的常年订阅依然继续着。那时我也贡献了一句小小的“名言”,这“名言”后来被沈公载入他的《也无风雨也无晴》一书中。“江晓原教授近年有一句名言:‘我忽然发现《读书》近年变得不好看的原因了!哈哈,那是因为——李零已经不在上面写文章了。’此语在网上流传极广。”

我有幸被沈公品鉴的“名言”虽属玩笑,却也能再次得到印证:《读书》不久之后就在很大程度上回归了沈公先前重视文本可读性的传统,那上面又有好读的文章了,而与此同时李零也恢复在《读书》上写文章了。

## 沈公与《读书》杂志之思想及文本

沈公在图书出版界江湖上的惊人艺业,我不大敢置喙,那得是沈公“三结义”中写了